

9-1972

# 我與嶺南大學的關係

Nai Zin ZIA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ingnan\\_history\\_bks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ingnan_history_bks)

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謝扶雅 (1979)。我與嶺南大學的關係。輯於謝扶雅 (著)，《生之回味》(頁204-212)。香港：道聲出版社。

This Book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History of Lingnan University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Historical Texts of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歷史特藏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# 我與嶺南大學的關係

### 一、小引

我不是嶺南大學或其附屬學校的學生，沒有入過什麼「社」，但以「嶺南姑爺」的身份，效故鍾榮光校長的口吻，或亦勉可稱作一個「嶺南人」。若干南大同學頗親暱地稱呼我為「謝夫子」。夫子而今年逾八秩，傷世道之終窮，作獲麟之絕筆，寫爲此文，聊誌鴻爪，富亦堪供諸同學茶餘飯後談噱之資，特未足以稱「佳話」。

### 二、一般經過

我是個「外江佬」，在嶺南教職員名單上英文姓名印作 Zia，而不是 Tse，表明屬於江浙一帶或上海人的羅馬音拼法。我和廣東最初關係，遠在五十年代，由一粵友介紹我到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教書，那時的高師校長金會澄，即經電聘，聲明「懸課以待」。但我那時工作的機關——上海的青年全國協會，堅不放行，代爲電覆婉辭。直至一九二七年，先室在羊城抱病，電促我自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趕程回國，我遂經滬到達廣州。是年秋季，南大副校長李應林（前廣州青年會學生部幹事，因而與

我算是青年會同工），以代校長的地位（第一任華人校長鍾榮光須去上海擔任國民政府僑務局長）邀我教書，初任講師，一年後升副教授，再兩年，任正教授，旋兼哲學系主任。一九三四年，因南大減政及裁併單位之故，哲學系停止。當時哲學系除我專任教授之外，有兼任教授五人：陳榮捷（教務長），關錫斌（宗教事業主任），盧觀偉（男生學監），容肇祖（國文系教授），及另一位西人勞君（Mr. Rees）。南大同學主修哲學者寥寥，爲了它太不易讀，而又不切實用，求職困難。但本系也曾辦過畢業生三屆。第一屆今存黃期田等，第二屆馮恩榮等，第三屆有張紹桂（在港教育司任職，現退休）。此三人後皆被按立爲牧師，其中兩人取得美國的博士學位，一人爲碩士。孫中山遺囑，認欲達成中國之自由平等，必先「喚起民衆」。尤其是，自九一八事變後，國內民衆教育風行，鄉村建設運動蠱起，我遂於一九三六年春，毅然拋去南大講座，北走定縣實驗區，加入晏陽初氏的農民教育事業。這是我第一段服務嶺南的經過。

我第二段的嶺南工作，是在抗戰中期的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一年春。時嶺南因廣州陷於日寇，移至港大開課。先時李校長遇我於陪都重慶，促我回至「母校」擔任訓導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。記得有一天，本校特設宴請東道主的港大。席上有港大校長（即前港督羅富國）副校長，及各院院長，註冊主任；我陪席了港大中文系主任許地山。這一特宴留影，殊富歷史價值。其時香港表面上雖仍繁榮，但我早料到日本軍國主義者必將侵略南洋，逐出英美在西南太平洋一帶的勢力，故會建議本校當局速作內遷，以免池魚殃及。惜祇農學院長古桂芬深韙我言，即將農院於一九四〇年秋移往坪石開學。至文、理（時工學院已併入理院）商、醫四院，終於一九四一年冬，隨香港的淪陷而遭重大的損

失。我則幸於年初辭職，改就廣西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實驗工作。

我第三段與嶺南的關係是極短暫的，不過兼課一學期（一九四九年春季）。時因徐州會戰大挫，首都震恐，我於一九四八年冬自京南下，應廣州華僑大學之聘，掌教育系務。第二學期乃至康樂兼課兩門：一為文學院選修科「人生哲學」，另一為神學院「中國思想史」。時廣州白鶴洞協和神學院已併入嶺南大學，總算償了故鍾校長心意中「神農」的宿願。他認為南大必須於「農」學院外更設「神」學院，以符中華民族元祖神農氏的稱號。我第一段在康樂任教時，曾承協和神學院長龔約翰（John S. Kunkle）邀請担任「國學」一門三學分，由康樂直放電艇至白鶴洞，每星期往返兩次。本校當局允我作此兼課，殆為答報震院長夫人（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博士）亦來南大開設「希臘神話」一科的雅誼。我第三段嶺南時的神學院長已為華人譚沃心牧師，大學校長則為陳序經。是年（一九四九）冬，廣州易手，我則早於夏季出至香港。從此便與康樂校園永訣了！

### 三、嶺南與日本

我對嶺南曾效汗獻之一特點，為使美國淵源的本校一度與東隣日本發生關係。我本是早期的留東學生，初到嶺南的第一學年之終，於暑期學校中義務講授「日文速讀」一科，選修者不在少數，前華僑學校校長麥應基即曾修讀。「日本會話」亦如法、德等外國語一樣，非有兩學年的課程不可，但默讀日文，則可能修滿四、五十小時而畢業。因為日文中參雜了許多漢字，而其讀音大半與我國音相近，如「富士」山讀Fu-ji、「王陽明」讀Oyomei，但亦有若干熟語雖寫作漢字，而音義與字面全不相

同，如「御日出度」(omedeto)乃是「恭喜你」的意思。雖然如此，我試以前四星期教授日本文字和文法，後兩星期實習讀日文普通新聞和初步科學書報，結果成績不壞。但這門課程只試辦過一次，因我以後的暑假，總不免要北行，俾換環境。

各國退還庚子賠款，以日本爲最遲，而且主要留作他們自用。日本外務省(外交部)特設「對支文化部」，支配它的退還庚款。但我透過日本駐穗總領事須磨彌太郎(Mr. Suma)爲嶺南辦了下列三事：(1)捐贈大正新修大藏經一套(不記確實冊數，大約八、九十冊，此書至今成爲國際學術界權威的漢文佛典)，及其它日文書籍百數冊。(2)請得京都帝國大學三教授爲本校開講「明治維新史」一學科。三浦因病未來，由某大學的井上邊之助教授(Prof. Inoue)替代。井上來住本校約兩個月，每星期講八小時，由本校聘一廣西人李君翻譯。班中記有黃延毓(今在美京工作多年退休)等。本校歷史政治系中「日本史」一課，向由系主任包令留(Henry Brownell)担任。包氏會與井上談話數次，質詢有關明治維新的若干微妙問題，我曾爲之互譯。(3)我於一九三五年夏，組織本校赴日考察團，率領學生十數人，東渡遊歷一個月，歸來編印報告一冊，內含同學所撰觀感所得的文字多篇，隨行的何鐵鐫出其攝影十餘幅。這份報告恐海內外已絕滅無存了。

#### 四、嶺南學報

我爲嶺南効勞之另一件可記的事，乃是創辦「嶺南學報」。時爲一九三二年，由陳受頤、譚卓垣，和我三人組織學報委員會，實際歸我主編，並聘畢業不久而任附屬僑校國文教員的何格恩，以部

分時間襄助校印發行事宜。學報款式橫排，腳注概排在每頁下幅，一如西書，開廣州印刷新式之先河。這報初為季刊，後改半年刊，計我在校內，曾先後撰作學術性之長文九篇。並曾以饒宗頤（現任馬來西亞漢學主任教授）的專著作一專號。這份學報傳至北方，受胡適的大加讚賞，使本校聲望頓為提高。今港大馮平山中文圖書館猶度藏有全套。而北平中央圖書館於國民政府遷台時，竟予垂青本學報，連同該館重要書報一併運抵台灣，致令台大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敖，查閱到本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拙著「來布尼茲與中西文化」一文，批評我借西方人來頌讚中國文化的巧妙手法，亦屬「國粹派」分子之一云。

本校在港上課期間，學報編務已由甫自哈佛歸來之黃延毓擔任，我不知曾出至幾卷幾期。我們於創辦學報之初，爲了它的性質偏於考古及研究中國文化，曾向哈佛燕京學社基金會申請補助，但該社以該項基金的原主已指款給嶺南大學在美的基金會，故不重複另撥。我們會與美基金駐校代表香雅各監督（Provost James Henry）商談數次，均無結果。否則學報的生命必將更加充沛，不讓「燕京學報」等專美於前。過去國立清華大學與北大皆有水準甚高的學報。現在大陸只重應用科技，對純學術的研究加以蔑視，自無任何「學報」之可言了。

## 五、馬丁堂內的圖書館

自然科學家以實驗室爲生命，社會科學家致力於實地社會調查研究，我們人文科學者惟有向圖書館借重。南大圖書館設於馬丁堂二樓全部，藏書在我那時已二十萬冊，而尤以盡量蒐羅中文雜誌爲一

大特色，且會將其論文編目，印爲三巨冊：這是館長譚卓垣的特殊貢獻。本館編目採杜威方法。譚氏亦喜保存孤本及善本。我不鄉王某，於民初自辦「大夏」雜誌，邀我（時尚留東）爲特約編輯，該誌因反抗袁世凱政權，僅出三期而夭折。迨十五年之後，我到嶺南，譚館長出示「大夏」三期，使我重親幾已忘卻的舊物。我任哲學系期間，有計劃地年年購置西洋哲學書，躋於相當完備的地步，內行人陳榮捷曾表示讚賞。記得爲本館購置羅素懷特赫合著「數學原理」（Principia Mathematica）三巨冊，編列在「數學」欄下，從未被人借出過，而這種高深的數理哲學，其實我亦惟有望洋興嘆！

二十年代商務印書館曾與徐世昌合作，影印道藏五百部，迨我到嶺南時，該書經已售罄，幸我在中山大學發見存有兩套：一爲該大學圖書館購藏，另一則由當時中大歷史研究所（傅斯年主任）所購備。我因與當時中大校長戴季陶及傅，皆相識，故商請割愛一部給本校，此事亦足一記。一九二八年，廣州教練團赤化興變，適我於禮拜六由校返省城泰康路寓，夜半叛兵縱火，我倉皇逃出，西走十一甫岳家，途遇頸纏紅帶的匪徒數人，劫去我手提書包，內有本館借出的「六祖壇經」等書，幸非善本，館方亦未責償。至於我私人圖書約及萬冊，存在校園榮光堂我住室，七七抗戰，廣州淪陷，嶺南被改爲省立廣東大學。李籍賜同學代我將全部圖書移至科學館頂樓植物標本室。但當我於戰事結束復員至羊城時，檢查該項圖書，盡已喪失。這是我生平損失中的一大事件。

## 六、課外活動

我到嶺南的第一年，即受指派爲宗教事業委員會委員之一。有名的「豆腐博士」趙恩賜教授爲主



任委員。趙氏以一有機化學家而信心虔篤，術道熱誠；晚年在港還寫了許多篇有關「科學與宗教」的文章，真是難得。我在懷士堂主日禮拜和夕陽會講道不少次。校內刊物，除校方的公報外學生自治會的「嶺南週報」，學生青年會的「南大青年」，都是我經常投稿的園地。學生自治會除週報外，並辦有略帶學術性的雜誌。爲了我在其上披露了「八股哲學」一文，周信銘於一口氣讀完之後，立刻跑到我處，表示其衷心拜服之忱。我住於三家村一間教員住屋，繼承那今爲嶺南元老的林耀翔先生——他於一九二七年起，奉派赴星加坡，接辦嶺南分校。等我遷出後，宗教事業主任關錫斌（天津人）再繼住該屋。日本客座教授井上（見上）來校授課時，即在我家食宿。後來爲了先妻懸壺羊城，我只單身住在榮光堂舍監處的一室，後因書物太多，擴佔兩室。同學來談者絡繹不絕，往往至夜十時後，才得準備第二天的功課。我們所交談的，半爲三角或多角戀愛問題，亦有女同學被對方糾纏，無法掙脫，而求計於我的。某一「頑皮」男生，向我自白於聽講上課中，偷向前排一女生，自椅下伸手抓了她小腿一把，她回頭瞅眼，但不敢出聲。然嶺南風紀不惡，從無風化案件，或因失戀自殺之事發生。

某些學生曾組織了「思思（我給取的名字）」學社，出刊物，辦平民義學，後來發展至初中，我被推爲董事長。我又助另一些學生發起「三月社」，基本社員，記得有故培正中學校長黃啓明的姪女，現香港浸信聯會要人黃汝光的胞姊黃秀英，國大代表，近年香港協恩女中教員雷礪琮等等。三月社辦一不定期刊物，題名「霹靂」，由名畫家兼本校圖畫教師高奇峯所書。同一時候還有橫排式的另一刊物，題名「隨緣」，由畢業同學時任華僑英文教員黃錦凌央一西童（本校爲西教職員子女辦有西童學校）把捉他手而寫出的。我又曾與中山大學商洽，開過兩次雙方學生辯論會，以鼓勵本校同學



多講國語。中大學生多富政治興趣，本校學生則以社交及體育見長，對時事關心者少。當年對華野心勃勃的日本，亦對本校重視，曾派出一「留學生」松村（Matsu-Mura）到本校就讀，住在陸佑堂宿舍，旁聽數課，以作掩飾，大概定期向他的領事館打小報告（？）。本校向來「庶政公開」，從基督教民主立場，力謀國際了解和合作，從無抗日或排日貨運動。日本其時對華政策，對南粵多方拉攏，俾資挑撥及離間中央。

我在嶺南第一段教書時期，諸同學很喜歡和我來往，無話不談。但當我忝充訓導長時，則與同學們似乎隔了一道牆壁。通常我在課外，與同學嘻嘻哈哈，不拘形跡，然督課決不放鬆。有培正優材生林恩光在本校四年級時，任青年會會長，臨畢業時的前夕，尙欠我一學科中的一張Paper，鍾榮光夫人以其課外爲公忙碌，出而爲他求情，我仍未允，他卒以畢業名單上帶星點而列名。但他回至母校培正，即被委爲小學部宗教主任。操行與學課，當然應分別而論。本校借港大上課期間，風氣稍弛，有一學生竟於註冊時，從註冊處拿去他的學分記錄表，偷偷塗改國文一科不及格分數爲合格分數，給註冊主任盧子葵查出，送交訓導處辦理。我叫了那學生來辦公室之鄰房，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義，他卒吐實，從寬予以記一大過處分，令其重修該國文課了事。這恐是我與嶺南大學生相處的唯一不幸事件了。

## 七、結語

綜計我嶺南服務先後十有一年，精神相當愉快，幾乎絕無所謂人事問題。十一年的時日，在我全

部工作史中不過佔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部分，但那是我生命中最活躍、最精華的部分。今者異域羈身，白雲望斷，紅牆綠瓦，無限神馳！筆爲此，恍如白頭宮女之話天寶當年，但仍不達什一。至於我和嶺南某些教職員同仁，和某些同學的各別關係，若予一一記述，當可成一專書，自更非本文範圍所能包括的了。又，本文亦帶拋磚引玉的意味，但望「嶺南人」各能抒寫其與母校的關係，俾它日修「嶺南大學全史」者得到某些意外資料，有助於集腋成裘，豈非一大幸事？

一九七二年九月自美東